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說

貴生書院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反自賤者何也孟子恐人  
止以形色自視其身廼言此形色卽是天性所  
宜寶而奉之知此則思生生者誰仁孝之人事

天如親事親如天故曰事死如生孝之至也治  
天下如郊與禘孝之達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寶此位有位者能爲  
天地大生廣生故觀卦有位者觀我生則天下  
之生皆屬於我無位者止於觀其生天下之生  
雖屬於人亦不忘觀也故大人之學起於知生  
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然

則天地之性大矣吾何敢以物限之天下之生  
久矣吾安忍以身壞之書曰無起穢以自臭言  
自己心行本昏爲惡則是自臭也又曰恐人倚  
乃身言破壞世法之人能引百姓之身邪倚不  
正也凡此皆由不知吾生與天下之生可貴故  
仁孝之心盡死雖有其生正與亡等况於其位  
有何寶乎吾前時昧於生理狎侮甚多受命以

來偶讀至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俟先知覺後  
知乃嘆曰謂之天民當如是矣始知君子學道  
則愛人故每過郡縣其長吏及諸生中有可語  
者未嘗不進此言而徐聞長熊公愛人者也此  
邑士氣民風亦自惇雅可愛新會以南爲第一  
縣且徘徊于余不忍余去也故書貴生說以謝  
之

昭復說

天命之成爲性繼之者善也顯諸仁藏諸用於處密藏於仁卑顯露仁如果仁顯諸仁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之謂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氣日夜無隙吾與有生俱在浩然之內先天後天流露已極故曰君子之道貴而隱費者浩賢隱者深隱也血氣心知乘之有不盡之用

浩然初氣胎合爲難吾人集義勿害生是率性  
而已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引人知性也性之感  
通極變自成文理耳目等用是也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非禮勿視等所以在其心也顏子常在  
其心至如有所立卓爾故欲罷不能學已見性  
所謂欲頌與離之而不可得然從之求由有由  
則涉忘助之起非率性觀聞之內非知止靜定

之中故顏之卓卽知止知性何以明之如天性  
露於父子何以必爲孝慈愚夫愚婦亦皆有此  
止特其限於率之而不知知皆擴而充之爲盡  
心爲浩然之氣矣文王緝熙光明故知其中有  
物而敬之此知之外更無所知所謂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也大學致知在格物卽其中有物之  
物帝則是也君子知之故能定靜素其位而行



素之道隱而行始怪閔而不通非復浩然故物  
矣故養氣先於知性至聖神而明之洗心而藏  
應心而出隱然其資之深爲大德敦化費然其  
用之浩爲小德川流皆起於知天地之化育知  
天則知性而立大本知性則盡心而極經綸此  
惟達天德者知之鬼神誠之不可掩故微之顯  
達天德者明之不可昧故知微之顯孔子曰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故乾知以惠信立其誠知至至之可與幾知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集義也知存亡進退不失其正與神龍俱發揮大業浩然六虛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也故大人之學在於知止止者天命之性而道義之門乎舜知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故能安汝止吾儒日用性中而不知者

何也自誠明謂之性赤子之知是也自明誠謂  
之教致曲是也隱曲之處可欲者存焉致曲者  
致知也知極於曲則端倪光景時若有見如立  
卓爾之際也此謂之形著明至此始有龍德可  
動可變可化故孔子之學至於知天命而始活  
今欲希孔先希顏乎其功自復禮始復者乾知  
之始也

秀才說

秀才之才何以秀也秀者靈之所爲故天生人  
至靈也孟子曰以爲未嘗有才者豈人之性也  
哉不能盡其才者也故性之才爲才也盡其才  
則日新心合靈粹而英華外粲行則有度言則  
有音易所謂黃中以通其理是也才而爲秀世  
實需才正需於此或曰諸生不甚言性正以言

性之人亦未能盡其才夫大聖非五十學易知天命鮮能無大過惟其言之信者識之其行之信者從之其言之疑者置之而已或曰日者士以道性爲虛以食色之性爲實以豪傑爲有以聖人爲無嗟夫吾生四十餘矣十三歲時從明德羅先生遊血氣未定讀非聖之書所遊四方輒支其氣義之士蹈厲靡衍幾失其性中途

復見明德先生嘆而問曰子與天下士日泮渙  
悲譎意何爲者究竟於性命何如何時可了夜  
思此言不能安枕久之有省知生之爲性是也  
非食色性也之生豪傑之士是也非迂視聖賢  
之豪如世所豪其豪不才如世所才其才不秀  
傳不云乎三折肱可以醫國吾爲諸君慎之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頌

戴大宗師孝感頌

有序

恭惟吾師戴公抱扶輿之閎秀斯人之類風  
體冲明德心醴遙邇紆毗濟之道綜法物之  
教有事在三其儀如一所以啟揖風華之喬



光飾文轡之士者術宏廣矣首德惟孝夫孝  
德以爲道本爰以教六行始也吾師躬親服  
勤青衿受其模染精意炳鬱玄壤標其采瑞  
厥有年日哉先是歲戊辰春吾封君太師殂  
落吾師哀哭絕人固已焦腎乾肝田曾嘔血  
矣縣屬之際自傷念曰先人之體尚未有處  
吾弱如以死殉苟無異兄弟身復未有子是

終不得善地受吾先人骨矣。稍次稍粥。七月始能行。視丘原之吉。或人已穴。或比人居止。不便人者。吾師不卜。曰吾不能妨人之吉。以吾吉也。忽天賜善地。得大峯之麓。時諸暨令梁君同往。視吉已。乃剗竹一莖。其處是月不雨。至八月。往視前所立竹。忽然生筍三枝。枝尺有咫。歲庚午冬。遂葬。辛未歲九月。縣官起

復勸駕吾師抗辭不獲哭戀墓側忽見墓領  
生草一叢就視草中乃有禾三穗穗各一種  
種各實一縣人三老子弟俱往驗視嘆曰戴  
氏冢前旣生三瑞符今又生三嘉禾孝感殊  
異宜上厥享吾師謙執不許蓋葬後一年而  
有子瑞戊寅又生一子天符地脉昭然在茲  
庚辰夏門人顯祖作頌頌曰

滂滂方輿炯炯圓覆構道胚渾流精皎燭父母  
罔極如亭如壽始服無方終管永卜孝子貞之  
恩原是築天地嘉之禎符是速乃有孝筍生于  
綺竹乃有孝草生其旅穀籜旣明采種各圓寶  
神抽其穎天賜其秩至行玄感圖經所陟蔡木  
連里夏樹華鬱新林旅松石陽寒禡甘棠麻拱  
鎮南禾麥吾師匹止昭哉殊迹二亂承之永言

孝澤門人作頌以告維則

紫河公頌

有序

紫河公者蜀玄妙有道人也本天上之張星  
住人間之井絡百行歸其檢押萬卷屬其流  
涉忽而神忌其燭用晦厥明公乃投業而嘆  
曰夫子野徵言晉人名其君子丘明紬史漢  
代標其素臣彼皆不貴而尊或損而益吾不

遠飛芳域內不當振足塵外乎遂結茨嘉陵  
江上誦乃祖思玄賦縈河之句欣然賞晤目  
號縈河居士令子侍御一鯤君時振于鄉也  
厥有五兵侍郎曾公甫起籍於彭澤業鳴弦  
於富順寔其舉主見爲通家乃推倒峽之才  
創寫縈河之意繼有作者旋復終焉嗟夫里  
社藏雲蔽垣隕宿侍御君悵風木而流恨索

雲藻以攄幽一時人事俱操形管之奇爭慰  
白華之想歌如僕者無涯浪士有憶情生詠  
草惡其俱昌班荆語而莫逆侯誰在矣有子  
幸哉欽其素業清隱作滎河頌一篇

華顏君子玄識先生沉輝葆樸澡迹遺榮當無  
鑿牖選僻橫楹嘉陵是直岷江此橫銅梁寫照  
玉壘流瑛截羅晝漾信殺朝榮醜旋矯潤虹拖

飲晴榮流絳屬澄漪練平迴迴漢承裔裔雲英  
陽崖曲抱翠激遙迎羊腸緬邈謁尾經營繼匪  
西蜀委叟南荆泉綃遶室雪錦環城玲瓏湖漑  
綽約連瀛含潛麗窈樂泌倫貞湧淪無詫冲溢  
寧評文藻可結瓠瓜不傾侯嗣忠孝漁歌濁清  
隱同適軸貴異塵纓璇源自折珠崎恒盈滎河  
載頌絡井流聲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哀辭

南安孝子譚德武哀辭

有序

譚璋字德武南安大庾諸生也幼殊慧嗜學從厥考敬卿明府于東莞縣署敬卿後以南部尚書郎言事里居生益感憤攻苦發篋經

史牒記方技裨俚抉摘罔釋至忘盥御庶幾  
通儒爲文慕周秦書揭鍾王曰吾所希必聖  
品也篤于兄友怡怡惇惇祿祿蘭幽各極其  
致孝有至性哭母劉宜人幾絕卒喑喑田田  
三年不出苦次以死年三十有一傷哉厥兄  
墳亦孝友士也念往昔居筑悴殆甚徘徊焉  
啜噍焉侍予章門蹶然而興日嗟夫瓚堂北

之萱旣謝庭中之樹復枯慈烏之恨未終原  
鴉之歌繼作學士先生有以報我乎因泣下  
承襟予曰止當爲解鋪子之悲

辟乎陰之莖國馥梅屢以名家隔文流於東穀  
矯秀峙於西華玉亘虹乎橫浦金流螢乎大沙  
乃有畸人映其公族賞氣惟清居懷自郁生豫  
章而已辨出馭驥而遂矚擬霜雪於柔柯想風

雲於稚足珍卿懷上第之姿光佃有神童之日  
讀父書於東莞發祖篋於南源義隨蘊而必探  
詞靡華而不舉步吟嘯於金蓮之嶺計思惟乎  
玉枕之山忘高鳳於冠履廢弈越於寢餐手絕  
編而雪映日成文而漢爛文趨峯於六代字臨  
池於兩晉抱明淑以存真遡風期而寫韻靄夏  
輦於七八澹春醲於九醞交閱素以彌冲友輔

仁而去恠其仁如此其孝維何母留慈兮杯棬  
子吞聲兮蓼莪入室兮捨地而欲絕出戶兮呼  
天而靡他水漿希溢米之入括髦匪素棘之俄  
慕有反而闢立痛無窮於隙過被禪衣兮益慘  
授素琴兮靡和毀三齡於凶室慟一夕於蓬阿  
嗟夫德武竟以毀死父諍主兮忠臣子殉妣兮  
孝子親若臬以無期杖削桐而不起必觀過以

知仁豈爲賢而制禮亦有其兄友于而貞觸重  
傷於哺鳥提巨劍于卽鴿摧荆未足比其色亡  
琴未足歎其聲每感至而心傷動言垂而涕零  
合陔幃而孝友炯骨肉之儀刑眷悲鳴兮異愴  
寄諒頌於同情

貴太僕夫人楊氏哀辭

有序

夫人貴溪楊參知濂之孫也幼有至性敬睦

溫貞臨武長子山賓君爲其子罔卿擇婦昏  
于杭之水部郎署克相罔卿于孝謹中外無  
間言未老而同罔卿丘園並貢於存歿屈申  
之際持挈勸諷可爲婦師生子元祿字學卿  
才士也愛之殆甚學卿旦暮修大卿之迹光  
相國之緒而夫人不待矣初學卿婦楊於夫  
人爲宗女先五月病死夫人故羸瘁至是益



用自傷恍惚常見一紫衣女人來導遂不復  
起夫人儉而好施蕭而能讓徽佩之日諸妾  
御突毀過至有闢鞋樛木之思凡四方才士  
寶于晁采園者各有誄予感而哀之

曄明星其何祥儼瓊妃之洞房轉轆轤兮濯金  
井上仙機兮掄翠裳謨此邦之淑媛緒關西之  
遠楊授圖史於幼志襲絳組於明章羨臨武之

擇相倪參知之令望薊溪薦其涓圭荷湖鏡而  
生光歸同卿於武林遠百兩以鸞鏘生婉孌以  
明慧允懿粹而矜莊出都水而一麾君夫人其  
有那奉炊爨於長汀佐煩絲於武郎出薊門而  
備兵侍南旌於舊杭逮憲閩兮藩粵却翠羽而  
揮明璫委駿驥其在同留侍姬於滁陽並翟芾  
以懸車誓偕隱而樂康惟夫人有至性敬臨武

而惠于威煒壽肅雍于子舍接大事以維襄宗  
婦帥其羣介夙宮藻以于湘感則百於河洲哀  
窈窕而不傷賡江沱之騰育遜小星之慧芒戴  
華勝其矚首躬浣裙而薄裝見妾御之明綺寄  
蹙躋於條桑本富家其大吉亦施舍而傾筐邦  
族懷其黽勉祝慈禧其未央何食少而治煩每  
力疾而負床感新婦之溢先懣鬱鬱而情傷媿

霞裙之二女綵羽節以前行引清魂而上霏疑  
仙巖之故鄉尚彌留于歲晚乃委絕於春陽嗚  
呼哀哉內行英炳圖史不朽中百而五非天非  
壽有子學卿是爲良胄貌有懷玉文若盤繡出  
秉義於嚴規入依仁於慈授撫衣食而躬親警  
藏遊于擊叩喜遊道之方廣奮文心而日茂庶  
風雲其在茲顧桑陰而豈後捐扞軸而不御撫

杯棬而長覆奉欣欣兮靡及墮田田兮孔疚踊  
斷機于緝石之鄉泣璇源于晁采之園嗚呼悲  
哉王畿家園永離休矣有婦前驅幽宮怡矣貴  
母于朝吁何及矣笑笑畫衣啜其泣矣翔名幸  
親僂所立矣吳粵之遊紛葳蕤矣我泣無從詞  
孔哀矣藐姑之陽載音微矣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志銘

前朝列大夫飭兵督學湖廣少參兼僉憲  
澄源龍公墓志銘

予鄉舉爲隆慶庚午秋而吉之龍公宗武劉公  
臺南昌萬公國欽丁公此呂皆成進士雖蘊藉

慷慨殊致而各有名於時劉萬丁三公皆以御  
史言事去官前後死無所恨而獨龍公以高才  
猛氣不得爲其所欲爲而頓挫外服終於受俗  
重誣以死海內知者傷之而予與吉水鄒公元  
標尤甚嗟夫世豈無若人之才與氣而以誣廢  
且死者乎然以予所見所聞知則於公固有憤  
發噴絕不可言盡者矣蓋公以名進士擇拜蘇

州李蘇故浩穰頌劇甲天下公至披摘影發如  
神豪傑立解散能聲勃興久之里居貴人皆懾  
服而公復凱亮下士有體人士服信而愛之嘗  
有當事某者以肩破公帑絳吏議至捕逮其子  
孫不能償直指使者邵公憫焉爲言上益發  
怒令具列其經費狀以聞不且罪言者使者怖  
以屬諸李官皆相視怯慙下以應蓋先朝數十



年事十數郡所經費簿書相遞代綠絕盡矣使  
者怖益甚會公以他檄詣淞一見語輒受事而  
月而報竣歷歷若指掌使者嘉復言於上上

原其而嘉使者能於是使者喜益甚而以其能  
歸公其德公也且益浚癸酉檄分與南闈試所  
錄士常定於公故房額取士不盈十而公獨二  
十有奇皆一時知名士後多顯重者已蘇守洎

長吳令上計去大吏穆公縮其三綬公皆佩之  
而事乃益辦益從吳人士俞君允文安期輩遊  
慨如也然息者同已日禱之矣甲戌大吏復以  
公賀天子壽而空橐行無足爲都官獻致顏  
色者固不能無望而又儻儀容高視濶步不能  
謬恭謹事卿相大吏卿相大吏初皆喜一見公  
比見有所問輒自傾吐百千言不少遜卽又忌

而目擗之矣生是諸使者章舉治行尤異者至  
十餘上而僅得姑孰丞海內詫之郡人列治狀  
爲請乞留丞蘇不可得而公亦怡然卸官姑孰  
矣姑孰不啻蘇簿領十一而首當留都重輔江  
海間盜賊風起公以江防治蕪陰稍用嚴理數  
月威信大著千里之內商旅夜行寘從時至馱  
吹之聲相聞無絕蓋乎嘗三過蕪陰公在覺爲

重鎮比公去燕如寔數矣公前後凡三攝邑事  
所在頌而留之者至五六上所條刻皆足爲後  
來法然亦不幸而有吳生之事矣蓋是時上

方冲聖而江陵張公用一切把握鼓數爲政時  
不能無苦之遂有爲中丞海公疏而假旨以

下者適公之小吏刻以行聞於江撫某某日吉  
安劉若鄒若前傳應禎等皆以言執政危切坐

成龍其鄉人而龍之小吏家刻此必龍所爲也  
下公捕治此事而公亦不得已一爲蹤跡所從  
展轉凡四五輩而始引爲吳生仕期仕期者宜  
城妄男子也老諸生間常落魄外禿曰我當之  
長安上書言執政者實未嘗至都有言也至是  
僞疏 旨引及乃始索得其書詞意頗類以質  
仕期仕期語塞其上江撫轉以聞江陵江陵手

書曰此不足起大獄斃之杖下可耳撫以示公  
公不忍而撫意遂欲以吳生事及其鄉人沈公  
懋學矣懋學故孝廉時爲宣城令姜公竒方所  
賞重公至宣問人士令以懋學梅君鼎祚對公  
皆厚遇之而懋學遂爲丁丑殿試第一人受江  
陵恩遇最渙而當江陵不肯歸服父喪時乃至  
廷杖言者鄒公等懋學亦以書勸江陵見忤移

病歸里公益用憐重之及是撫欲有以中沈快  
執政意而公屹不應曰一老措大假  上旨吾  
尚未忍堅決乃及賢士大夫乎聽之矣會吳生  
自憤恚絕吭死公爲給六千錢殯視之公故未  
嘗有加於吳生也而先是有蕪令某者不善於  
公至是聲言丞實絕吳生食嚙敗羶死聞者頗  
感之已卯冬在姑孰且上六年計矣始一報遷

守河南比行而當庚辰正月大計吏則又奪公  
守俸黃於是公勉一至黃不能無憤且偃而其  
守故公理吳時所賞識士意其下已而乃不然  
兩者心構而其寀若屬又且目攝之矣公不爲  
意日從文士瞿君九思父子王君一鳴輩遊誦  
赤壁賦嘆曰抱明月而長終又何羨乎當事者  
強之攝黃岡邑篆則又厯厯民務不少以遷客



委去時大侵有下令饑者得攘富人粟公驚曰  
有是耶召簿富人出粟者明年官爲若責償有  
粟者歡從饑而不亂郡左江右山盜出沒斬汝  
間不可卒得爲部署其渠朔望白所部無亡失  
因假顏笑褒遣之盜用衰息會使者按黃富有  
所誅除公鞠之無左驗輒麾去曰吾爲若白使  
者凡活十三人檄按五谿五谿吏俗耗襍幾不

可治公嘆曰鈞鉅良吾所饒願民雜夷易驚擾  
吾持大體得事情還報耳時五開衛卒叛五開  
者黔黎平地而隸於楚 敬皇帝時款而釋驛  
嘉靖至萬曆間衛卒胡若盧等各雄其黨號六  
諱軍備兵使者嘗一按部至其地不納焚司門  
備兵使者悉凡三撻守備焚其府又焚其衣冠  
圖籍逐去之再撻黎平守至逐之潭溪其相仇

殺斬掠民夷戶口無算傳木刻詐約諸洞夷於是銅鼓靖州龍里諸夷皆相響應爲亂諸撫巡監司屢檄不能下至是御史屬公往視之公爲環察道所出入及其情向歸報御史并條上機宜都御史都御史曰善疏上 詔討五開頒其條以公僉辰沅備兵事刻期往蒞兵黃人遮道擁哭不能去公從間道行雪中晝夜不休時時

從馬上裂檄告諸峒夷宣布德意群敵其衆而  
後至賊城下招之賊曰官有利兵我有堅城何  
下爲公擐甲嚴號令策飛輓徵火具召集土客  
精厲猛乞之屬令諸將軍鄧子龍等分將之而  
躬督矢石間起辛巳冬仲十八日寇二十一日  
戰凡十數合賊據城睥睨下木石湯沸毒弩矢  
槍箭飛墜如雨鼓噪聲如雷而公神色不變益

大呼諸將軍奮擊毋旋踵親策馬獲其渠一人  
斬以殉賊氣大沮遂火其東門以致賊而兵入  
其北門獲其六譁者四而大捷告矣公遽帥叅  
戎鄧入安撫城中鄧徵有難色公曰五開非他  
虜等故國家所叅卒也其酋且盡又何難焉公  
入反覆開諭越二日夕乃還五開平都御史陳  
公叙功畧曰僉事龍某十日而驅一千餘里之

危途半月而清四十餘年之叛窟疏聞於是  
天子乃始錄公功以公參議湖廣布政司事專  
備兵兼學政如故蓋公平五開時已兼視學時  
從黎平學官諸生講蕪歌詩習射常有緩帶折  
衝之意是時公自以爲遭遇益勤其官辰沅極  
楚南檄有司常弼羸其民視苗峒所殺傷湯不  
爲理與蚤晚得代去幸無事公奮然與更始檄

文

諸將吏士申軍法修城隄謹燧候密偵察苗夷  
有敢掠殺吾民者毋隱時時與參佐等抵掌而  
談或尺書心腑相示參佐以下莫不感激思有  
所用遂諭降其郡西山陽峒長官司徵其大寨  
九小寨二十四楚徼爲清暇則取所市笏郡書  
籍授諸生能讀者課賞以時先是士安其鄙賢  
書脫名字者百餘年矣是歲壬午秋沅陵沅州

各得一人皆公所首士後往往不絕賢書矣明年癸未春復當大計吏公自以功籍顯異且盡瘁憂國卽百忌可幸亡寧而乃有同事討賊者內慚公功搆公罷歸公方經畧討苗龍割耳報至怡然賦詩就道未再踰年而前之不逞於公者又以吳生之事論逮公戍合浦矣於是鄒公移書海北備兵使者曰龍君揮霍偉抱抑而至



此嘗見年家子沈某極言龍君以身爲其先太史地故不暇及吳生且云太史若在必能明此懷於當世者而僕與劉傳兩公皆危苦時受此君高誼不淺幸善視之此君才識殆非泛泛者公其無忽嗟夫公不難以身蔽君典所以緩急諸君子者曲折備至而忍親以其身爲不凱亮之事耶至不能以五開功過相准陳子公張然

明又何長恨于昔乎比戾而以差假歸則無復  
措意時事修孝悌之節端恤之行而已蓋公之  
考天爵爲人奇俠而數失子乃厚飭先祠而禱  
焉以有公公生而目炯炯神采射人五齡受書  
立可數千言間了其大義童子師率二歲駭謝  
去九歲爲制義授筆立就試有司郡丞王公異  
而欲子之不可而厚遣之蚤有神孺之目侍母

夫人疾二年餘竟不起孺子哭而毀者數年後  
試學使者臨海王公奇之首補庠弟子辛酉弱  
而冠秋試罷歸益發憤就師安成而餽其同學  
者四葢室無半菽儲而常以內子奩佐費迨癸  
亥而太公且七十卒以未及上一卮爲壽痛哭  
廢絕而甦飡粥三歲餘憑而立偃而行族人士  
以爲憂競諷止之乃稍稍資梁藥以起至今諸

長老能言之丁卯秋試復罷歸則日夜哭舟中  
不絕聲同舟者或嫻之不知公急需一第墓志  
公慰夙望重泉下耳顧卒哭已久亦且免而窆  
焉素車白馬臨送者幾千百人咸嘆公哀而有  
禮庚午始以易魁其鄉輸坊金於祠曰先公禱  
焉而生某某其何敢忘明年成進士卽設義塾  
館穀七世祖以下子弟學甫有祿則以分資其

文

十三卷 上

不克娶以字者及罷歸食指衆田穀不支而族  
且不下萬餘指然猶貧者人穀六斛衣履敝穿  
者給絮帛履病無以治者給醫藥費死無以葬  
者給棺具歲爲常其藉以養老長子嫁娶喪歛  
死而起者比比而是子弟多衿帶之倫厥後成  
嶺海則聚族而計久長曰吾今歲出租若干石  
令能者五人長之寧輕其子錢可十歲而百金

者三足以置產其未置前歲給如故又族故自  
縣城西徙鄉宜一祠先祖於城西以志其始且  
吾盡室行嶺海而家中田入富有奇者請歲積  
以貿址并他材具小不足則相與助成之其濟  
乎衆欣然從之蓋十年而庾積二十年而祠成  
合食禳而肅雍之道興遠近乎盛矣則復捐其  
田廬爲族舍起閭道環水以復形家之舊而新

文

十三卷 十三

其鄉之祠倡七世祖儀制公之專祀卽忌日未嘗不縞素哭泣盡哀而又請祀其五世祖慈谿令竹夫公六世叔祖亞卿靜學公於學宮族以贈公爲請公唯然久之曰此非爾所知也先公良亦稱是顧非人子所得私俟之可矣卓哉龍公不遠其先仁也不誣其親孝也至仁孝俠烈百世莫爲傳者焉嘗有所識宗人子孔魁以私

鬪爲其曹誑戍遠路窘乞公於丞所公察其誑  
留之而禿蒼頭百金於樞曹椽及邀驗其尺籍  
無有而乃以健兒護之歸其倅黃特固嘗脫鄉  
人彭某之戍於辰矣有宗人者籍於鄖之竹山  
且廢而追琢一宗人子往繫之爲名諸生餽於  
鄖及罷歸罷人有鶉衣而哭於途者曰吾母已  
乎妻子已乎公下車問之則廬陵人林偕嘗爲

文



吏目於辰去官獨身歸而不能歸其老母妻子  
者也公爲潛然耐之曰君且休矣退而立禿書  
楚巡撫乃故按蘇時邵公者爲乞路符歸其家  
比歸而林固不知其爲公致也至於廬陵蕭黨  
貸重粟至百十金有年矣一日詣其家黨蒲伏  
不知所出公曰若無驚吾故知汝貧還汝券也  
蓋晁後誣獄起逮攝公江湖間窮苦矣野泊見

茅樵而乞食者問之曰吾故有大船陷於此身  
沒而汜濟今船固可起如枵腹何公爲恢然解  
橐中裝裁四金與之米三斛爲留數日視其起  
舶而後去有僧操孤舟急渡風惡幾覆號絕無  
應者公進已舟援之告避難者獨一敗絮以出  
公以一金若少米賦詩予焉歲大疫市有垂死  
人二公手樹其頰嚙之漿收而活之一謝去周

以金粲一依依不忍去歲衣食之十餘年乃病  
死嗟以公仁心類是而彼所疑必欲以困公者  
何也他如約束里閭除盜賊息訟鬪有大造其  
鄉鄉人有所與作解免皆以公一言爲信蓋公  
在海上者二十年軍吏習其威弟子服其教傳  
之交人亦有惜才之嘆焉歸而課子書傳視田  
畜間從士大夫布衣詩僧遊醉而賦詩歲一大

作佛事幾三十年不自言其冤亦不一及同事者姓字有問者第飲以醇酒子嘉柱長而才好讀書公輒止之曰文字是天機所成且留待而翁一杯酒至於生事日落固無問矣晚病足而登臨自喜曰尚不廢我蹒跚也未病時嘉柱以大學生試南闈心動盪返至則公病甚侍醫藥者十七日而公卒卒之前正衣冠默坐止哭者

禮西方而後行僅以克塋而嘉柱斬衰行哭數  
百里來求予銘予不可辭設位而哭之以銘公  
諱宗武字君揚世稱澄源先生其先世唐以來  
代有顯懿公世徵錄具矣考贈奉政大夫天爵  
妣贈宜人王氏配封宜人尹氏庶羅氏子姓具  
左銘曰有雄列星流西昌下爲龍子爲君揚備  
具文武宜佐王百出其一世已張魁梧廣顏辟

望羊吐音歐歐般礫礫滋官角出橫鋒芒錐  
割飛殊快音氣色斂凱思順良上下倚決各驟  
翔首尾吳荆江漢長文書雨雷戈劍霜開門脫  
兔頰脫囊嘆者在心仇在旁再蹶再起卒而僵  
古云一失千仞強刺蜚骨驚成附瘍倏得不覺  
沉穹蒼吞聲劍足趨炎荒起看銅柱悲淋浪不  
可久留還故鄉天不敢問貞祠堂周澤九族時

蒸嘗約束里戶除穢祥人生美好何可量于宗  
契潤柔其剛高嶽隈摧成澤岡長河枯蕪酬涕  
潰有時叫絕羅酒漿口不能言心內傷擬公緩  
急爲國防洗削白肉施明光俟河之清寧可望  
吁嗟臣精已銷亡知臣者誰鄒若湯一人知臣  
臣欲狂下窺九原非弱喪蔭松柏今幽以芳悲  
哉龍劍歸其房世徵我銘宜樂康

永寧縣知縣靜寰端公墓志銘

端府君欽感伯故南御史大夫姑訖端廷赦子也。先皇帝卽位以諸生調補太學。今上八年試永寧令。永寧治萬山中。民氣橫。府君爲折節治學。官廣置弟子員。上試輒身自餞。至大張音樂文幣。所以慰藉勞飫。感發之殊。豔士稍幸慕。冠帶弦誦之意。庶幾廬陵焉。俗好與臧吏持府



君下車立威信暮年賦常先諸縣如程訟爲衰  
忽一日思其母夏恭人解印綬去部使者官屬  
並嘆息失此賢令爲移姑詭明其所以令致敬  
焉永寧人至今思之府君幼從大夫令天雄時  
大夫後數奉使府君常留事唐太恭人後從南  
視大夫疾治喪走闕下伏哭肅皇帝悲憐  
賜塋焉嚴相國故重大夫好謂府君曰上方齋

徐之當爲先大夫奏任子無違行也府君嘆曰  
吾雖薄獨奈何以死父祈恩乎促裝去道聞中  
弟銓毀不復入私室遂上病弟床引被同卧訣  
常願以已餘年代弟其小弟釗至數悲涕爲余  
言伯兄之勤慈父爲大夫大夫大父宏亦侍御  
史布政越然家世清吏自熹無私有已後東南  
歲惡軍興伯獨身出受事縣官歲時祠下具饗

文

備並爲釗等冠娶婦同召諸戚屬賓客常辦母  
重勞苦伯且擇日爲釗等分業治令伯得饒自  
入便善者伯爲泫然自占敝田宅餘師記言弟  
從子等病時釗問所欲言伯嘆曰吾昔聞大人  
遺言大人曰兒卽我何言今弟卽我又何言至  
絕視我毋憂素人不瞑嗟夫府君可謂孝厚醇  
真君子人矣年六十有四娶于余元配也先十

年卒後不繼嫡若孫若吳若俞皆其側室子三  
長汝江國子生娶倪氏都憲公嵩之孫女次汝  
濂國子生娶鄧氏定遠侯繼坤之孫女蚤卒繼  
白氏家金陵隱士琦之孫女俱嫡出三汝泮幼  
殤俞出女二長適確山令楊公重孺子生員惟  
桂嫡出次許聘安丘少尹曹公泮子行已孫出  
孫五長茂材聘國子生楊公桂芳女次茂林聘

文

十三卷

三

南雄通府王公柯之孫女次茂森聘貢士楊君  
哲女次茂楨次茂枝尚幼府君生于嘉靖壬午  
三月十八日子時卒于萬曆乙酉年三月初四  
日戌時予猶是府君太學時宜因永寧人之思  
爲銘銘曰淳德好茂端木賜之后來官以慈去  
官以孝涕言而之永無咎

明大中大夫江西右叅政完樸潘公墓志

銘

歲惟辛亥之六月三日江西布政使知完接潘公  
以上 萬壽表行朱衣佩褱偉雅其容頤于童  
門宿于武陽詰朝而道痛暈劇于玉嶺終于鍾  
陵惟時撫按大吏震悼流涕邪殞良貞民失宣  
惠下至官屬聞者感嘆蓋公雖蒞寧未暮而教  
令溫恪有德人之風若其久被然者既乃公之

文

子某某函表請于大吏他屬而始奉公柩輿以  
歸袒擗荒毀哀動行路過邑則哭賻禮一無所  
受咸知公之有子也逾時而使者以狀來曰孤  
聞之先君子千里之外而知其人不必其相與  
見也沒世之後而知其人亦不必其相與聞也  
禮有之先人有美而忘之未有而誣皆謂之不  
孝孤不敢以誣亦不敢忘先大夫之於先生求

嘗有以見也而辱使者之馳而哭之則亦其嘗  
有以聞也其或哀而志焉且重之銘不敢不以  
請嗟夫予有所志之矣往予謁王方伯公佐李  
廉訪公開芳期食而遲問之王公曰適俎東粵  
學使者潘公于章門與之語而留潘公甚幸余  
之久于茲也曰江西之士若民墮而貞齋而明  
吏而清欲言其不然而不忍也吏而非清欲言



其然而不能也吾起家臨江理至于今若干歲  
矣未嘗不得江西士大夫之譽焉吾當再遊于  
茲土耳其公所然而笑曰公亦偶而及江之人  
耳意常欲近其親江之於吳興近也猶吾之不  
欲遠吾間也嗟夫予以王公之言見公之爲市  
忠而譽長于李公之言見公之爲子孝而思勤  
忠孝之槩吾有聞焉後三年而公從東粵來參

江藩曾未下教封內而亟訊于予曰昔陳太尉  
下車先禮名賢臨汝恨未卽邇敢以幣先予愧  
謝良喜曰公果不鄙遺江之人或以近其親二  
公之言已信而又幸予久之可以見其所聞也  
冠蓋之西來者言諸大吏稱公所治或有攝數  
事法令精整持握不可猝故動然意常豁然不  
屑屑世俗吏所爲宣察比雖多賢所最推誠而

相師法者必公也予聞之益喜誠如是吾不可  
以不亟見曾幾何時而聞公以大禮行矣則公  
之門人予邑長南海葉君天啟愴然而訃曰天  
不憖遺吾師逝矣嗟夫公不鄙遺江之人江之  
人乃不得而終公之惠耶如公者予遂終不得  
而見之耶按狀公諱士達字去聞湖之安吉人  
也祖雲同知廣德州亭有能名父秉純嗣霞爲

諸生嫻文詞著孝友之節公六歲受尚書五行  
俱下總角太守李公願司理向公僕見而異之  
年十六補弟子員學使者劉公東星異之逾甚  
試嘗三冠其嘗遂舉于鄉年二十六而成進士  
十年之間發憤學殖手所錄定常過數千卷有  
古文世編等行於時理臨江恂然有以自潔願  
治獄常勇於詳平者法吏不如也論吏常隱所

不及而申其大能所至稱爲長者常爲部使者  
重以最徵當試御史給事中公不喜曰吾無以  
隆隆者爲也且若此則當以伉激言事有失得  
爲父母老人憂於是朝下偈墮馬以疾辭主者  
乃更爲公恬補主儀曹事不數月以母夫人病  
解去日夕侍藥水漿不入口者旬餘已起受享  
至滿秩爲郎曰吾得以清郎周旋二老人之前

足矣則脩然乞告以歸歸無何而視學東粵之  
命至愀然不怡者久之願不得已一度嶺海所  
拔識多知名士日夕齒報命歸省而江藩之命  
下矣則不得已而至請以慶行拜表就道不避  
癘暑凡以急親也嗟夫令公得過家一日仰視  
其封公母夫人面一掩涕而訣猶公志也天平  
其不能少假者何與大致公居常孝以爲行本

遊宦千里外思其親常如對七箸兄弟數十年  
同耳苦誓無分爨外內斃苦乏絕荒札歲賑餽  
無虛時有所市外內產物已授直覺其意有噉  
輒焚券不取乃至遠方孤竄流疫公常身自調  
藥無所避死爲憑棺歛視遺道里費而歸之蓋  
公悲惻慈响其天性然計至之日宗戚遊里外  
及流寓無不該悼奔走號泣相告語長嘆

息者公起家幾二十年蕭然一室意不樂仕進  
曰凡吾所以仕不能已者三大父某以明經止  
下秩而未有贈命嗣祖母陳以貞節老莫以上  
聞族多而貧有不能魚菜其先者當爲田百畝  
以祠春秋凡此吾所以有待而不能去也悲夫  
安知夫雅志未就而公不可待耶忠孝之槩予  
旣有聞而媿睦收卹其詳於今如將見之焉者



雖微知已有不與其後之人敬其美而忘之者  
乎予宜銘公淑人張氏淑以貞成公清而助之  
仁勤于姆訓公子四長基慶娶鴻臚寺正卿錢  
士完女次基祉娶孝廉朱正邦女次基祊娶孝  
廉巖嘉延女次基禎聘右諭德溫體仁女女二  
一適江西按察使閔洪學次子及申一許寧山  
西按察司副使朱汝器長子永昌孫男二上感

基慶出

基祉出銘曰

凡政有經匪一其

教君陳受命孝乎惟孝公起吳越光岳釀吳夙  
智自遠明發有耀資仕爲親慎慮明操于理于  
藩始卒江右清沅潤滋江人其受公在儀署藥  
龍之造公視粵學象膏來效宣猷振采方炯方  
茂而親是思展轉顧覆凡公有行孝以爲首禮  
無遺賤施不以富豪夸者倫好進凌趨違清失

厚苟熾而暴彼其好還決裂顧咲公無竒服恬  
懿內照待之樸致玩之弘妙顯處不就數移而  
告有美莫究歛其中道內恕誠感訃至感悼以  
此觀彼奚足以較我聞孝孳惠食其報子乘而  
才流風允紹天日之哀有鬱而秀公藏其中陟  
降靈嘯永安且吉以徵其後

有明處士潘仲公暨配吳孺人合墓誌銘

余讀李本寧氏爲歙潘仲公殯官銘有子之愜  
以文名交天下士而先是王元美氏爲仲公配  
吳伯姬志墓圖已云之愜爲國子上舍以文事  
游大人矣時余官留都獲與定交一日以諸公  
前後所爲二尊人傳志哀誄馳而告曰潘故周  
畢公高之後也唐乾符間有刺歙者留家焉宋  
建炎中武節大夫珏實遷巖鎮十四世而有之

恒大父判汀州郡事侃先人其仲子也少偉敏  
涉略書傳大父方困諸生間不欲更以苦仲子  
令受賈於吳大父歸而棄賈以養所居多奇濶  
之行而母吳故同邑人太學思誠女也曾大父  
御史瀚瀚父兵部侍郎寧而祖楫猶爲江西布  
政司都事世家矣而母飭於婦事靜好柔恭歿  
而私謚之懿則諸君子之志也將合兆于其所

下未有日請豫爲之銘噫甚矣之怕之不欲忘  
其親也按狀公諱君南字南仲里人稱爲仲公  
爲人開達志義自喜鄣吳間多傳其事嘗呵尉  
下騎令無以昏夜收辱孝子贖唐太史臯遺宅  
祠臯是亦氣決者能耳余獨喜其不就督府幕  
下告身官一事嘉靖季倭熾吳越間胡公宗憲  
督諸路兵治倭開府于越徵時權重能暴貴富

人而汀州公里戚也南仲方賈吳幾中倭脫身  
以免伏崖壁觀倭跳梁狀曰此易與耳時真州  
守帥盧鏜故習兵未知名而里人子羅文龍有  
機知亦流落無所用仲公歎奇此兩人爲言于  
汀州公致諸督府果以其策破走倭進鏜元戎  
而以文龍參帷幕謂汀州公曰二人微公子不  
及此吾且以魏無知之實爲公子官仲公聞之

矣曰彼以我爲真賈者耶去吳徙真州不受嗟  
夫此不惟知二子且知胡公遊處泊然榮訾無  
所與有非高步遠識漫然氣決者能乎而孝睦  
之節甚著內恕孔悲則吳孺人襄焉汀州公性  
卞急仲公常得其歡三子分月而饋至仲則吳  
孺人常爲設十數人食賓從諸倡樂有至者輒  
留爲汀州公歡矇常盡一月止所食具竟晚脆



好流羨汀州公笑曰幸無驕老人口難爲季也  
諸客亦皆相戲曰吾等行需仲月乃來就公耳  
而仲公亦復好廣賓客諸博徒陶蹴技擊倡優  
禱戲如汀州公性復卞急常以客至飲不猝具  
抵几發怒吳孺人聽之無如也徐以辦蓋汀州  
公晚而有季道南庶徐出也仲公憐愛之與同  
母兄程孺人所生周南三分其業常與季多而

孺人亦往往致謹于冢婦姒氏禮遺諸姑緩急  
無歲時以稱程孺人之意汀州公耄矣有妾余  
以其女子來公歿仲公善視余而嫁其女子名  
家及仲公多嬖吳孺人安之曰樛木谷風之詩  
吾習之矣乃更有進此者仲故矯壯無病耄而  
哭其兄周南冬逾春卒毀也而吳孺人亦以其  
父太學遺言三振其弱弟坡若增于危絕爲舉

數喪歿而猶視此不亦孝睦之節甚著而內恕  
孔悲者與至子之恒美而文所游客多車騎長  
者禮際治具滋益恭然亦時以意喻之恒曰兒  
治詞賦較吾治老莊言孰多而孺人亦時時勸  
厲本業已而嘆曰勉之汝母亦且暮人耳竟未  
中其年以歿仲公哀之已一貳于真州陳凡生  
子女有婦而後令孺人子母視之曰不忍忌吾

懿也仲公去後所與游無貴賤悲思之生卒年  
月日子婦孫若干具方定之氏吳無奇氏狀申  
宜爲銘銘曰 質義文禮王或以鄙任達所激  
反復可喜推進利國耻食其報儒者之恭俠者  
之傲宴耄迎志悅愉有羨外內禮洽存亡義貫  
父客小往子客大至講恭蓄旨媚于三世世曰  
能家所急者財令德靡効奇服是偕通人懿妻

倫常向俞靜躁相扶宜年儷居母齡距艾翁越  
三紀壽祉何常恢其有子潘才世欽哀誄紛葩  
我廩爲銘貞其休嘉

處士野亭羅公墓誌銘

公諱應良姓羅氏字子才別號野亭公其先蓋  
汴人也國初始來杭數傳家仁和之興忠里而  
北郭之有羅氏則自公始也父昇公於兄弟四

人中爲仲生而英儻絕不類常見六歲時父命  
就里師學一再往輒厭棄里師令同舍兒數輩  
促之則恍然與偕行中而跳立於泥中遙擲同  
舍兒糞甚羣兒環視竟莫敢誰何覲者如堵適  
有老嫗過而撫之曰兒貌似虎當有以自見亦  
何必讀書乎爲歸其父母父母亦絕憐愛聽之  
不勉就師傳矣始其大父華頗以貲雄里中父

昇文弱不任生計家遂中落已而貧甚時有外  
兄弟某者貧無賴抵鹽使者法乃故旁引昇率  
幾得分罪焉昇故怯訥不任訟也而公年纔十  
三耳奔走哭泣所以營救百端坐獄公爲艱難  
索食匍匐而進之常不能當食時一日其父苦  
饑甚叱之曰若何處從羣兒游戲耶餓殺殍公  
即怒引飯囊提之誤中頰血淋漓出昏仆地不

知人者久之乃甦徐起拭創理藁藿進食蓋公  
纜索一七箸之飯卽以進乃翁公之腹故枵如  
也獄竟坐明州徒作役公自念曰吾父生而習  
富以嬌其弱不耐作苦而剛不耐下人不以身  
往代之有立犒耳乃不告其母潛赴錢塘江求  
濟焉路有見其孤行者輒要止之曰潮且至童  
子莫欲何之公皆不顧而往已而潮至反忝不

文

十三卷

三四



及而漂數里餘忽一舟坐青衣五六人方炊爨以登爲解衣附火推食且而濟蓋恍惚若寢云因以竟抵明州役作免其父以歸歸而依其女兄諸氏家爲之估遊所至常獲倍息諸業用益起而公亦稍稍有立錫地矣居無幾何徐夷亂居民皇遽烏徙其兄方客燕若翁懷輕貲以爾少弟依親戚城居者而公獨與其母妻并嫂范

嬭之母馮現而谿之山避焉山故叢削入之深  
有虎淺不無暴掠之憂公乃與羣避者約僦廬  
舍之近人者夜而合棲焉擇山谷之遠人者晝  
而分匿焉時方疫母內人以下各羸困呻吟不  
可動履公曰吾聞大行不顧小讓且業已至此  
若何於是躬自負其母次婦之母馮次其嫂與  
婦朝負而棲夜負而匿嘗旦入一林中望見

文

十三卷

夫之地隈而平喜之意可憇其屬矣前視則人  
獸之白骨皮毛在焉故知爲虎穴也急引身退  
而前林蕭蕭已有據地而咆者矣公嘿禱於天  
曰吾誠不難以身代四人之命顧吾死則此四  
人者不生吾故不可以死與其食吾母吾外母  
而嫂也則寧食吾之妻祝畢虎亦遠巡去而道  
逢孕婦人單行不前公曰死等耳呼而俱與之

飲食婦竟免身生子男日羅賊平歸公衣帶盡  
結索其手足黎蘭瘰棘亦不可以人指矣公生  
而神雄絕不畏鬼嘗暮夜單行不炬能於十步  
之外物色來者鬼不得近喻人曰鬼歿之徒也  
吾與若生之徒奈何生者畏歿者時被兵郊里  
外數十里餘虛無人多崇嘗築舍新河一工登  
而顛歿焉明日一工又歿焉家人俱召巫公夜

文

十三卷

三六

潛林中視鬼物頃之大風見一人出其身河中  
有半幘而朱衣頭顱大于斗河纔數尺耳而波  
若潮來者衆巫皆失聲踉蹌伏地而公乃徐徐  
從林間出笑曰起起吾適投巨石河中駭若耳  
何鬼耶工築者乃定嘗客吳門旅舍旁有兩婦  
人爭所愛而竊者夜嘗聞闐聲如兩婦人居者  
苦之公夜起裸而過其家數責之曰愚婦人故

鬼類也空而人羞聞其聲已爲鬼乃復不自覺  
避爾爾耶鬼遂滅是後居者不復聞有婦人聲  
至今吳門人云武林羅公能逐鬼公體貌脩偉  
吐音若鍾磬故無病不喜近醫藥而臥忽病喘  
年餘已病滿而張不復出七夕偶出赴張氏園  
亭中醉歡甚歸而視其家山池所蓄金小魚三  
十頭無故一夕歿嘆曰吾慕履止是乎後五日

扶而傾又後五日終于寢公生平不喜讀書然  
好以書義告折人里中人有非是見公無敢語  
者亦以公孝友天性有過人行云公夫婦衣食  
力作而奉其父母嘗極甘旨交綉居喪毀瘠有  
逾伏臘忌慶有所告未嘗不哭盡哀宴他所有  
鮮未及薦常卻箸不忍嘗兄弟終身不分時時  
推產與其弟哭其弟至爲變髮嗟夫如野亭公

可謂強有力用之於禮義者矣公年若干公慷慨有大略既起家節儉所舉丈夫子六人宜儒儒服宜賈賈服大任補邑諸生有擊大冠爲辛卯舉士好修有高行而諸子亦咸耿耿負氣野亭公不殉焉

年 月 日葬於 所

銘曰恒人用壯中鮮爲則公力如虎好是正直于孝于友



洵轉側詩云柔嘉書曰剛克不專



詩書乃如其德精滿神獨洞幽夷厄有虎有彪  
動與祥值及其後人諸子有持乃墓斯丘視我  
銘壘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墓表

明故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  
共爲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  
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

文

十四卷

一

南雍改坊名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闈試  
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  
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  
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  
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  
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閻裴公掌院閻郭公以  
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橫加誣詆爲分

別言之君得譜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  
宰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臺下見仙人  
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  
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  
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礪器先缺君狀  
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千古目炯然如  
巖下電面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

常憂之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  
柄而得天下事爲之亦非可以謀法而久况夫  
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卽其自語譏稱無所  
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  
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  
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  
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

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出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恐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警之器然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礲礲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

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顯重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太急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密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真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

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與信  
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  
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  
謂狂劣無底者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  
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  
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  
于世徼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



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  
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慮無及除滅之者叔  
文矍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  
矣權賂之効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而惡之  
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各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  
見夫叔文之不可暱就也况夫張公者負經濟  
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爲名相者耶

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  
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  
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  
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非不詳於所觀蓋  
子厚所謂大人欲速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  
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  
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措一事至其委曲用世之

志不爲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  
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虧以告後之君  
子欲有爲于世者

丘節母墓表

予聞之長老云石池之李著姓也有進士丘君  
兆麟之母孺人焉其言曰母十六適丘公一歲  
而生兆麟公方壯去儒而商心計濶落無所獲

期得一當以償所亡若是者六年於外矣終以無所獲志甚歸而有所不釋凡六朝夕而亡遺命曰幸無以見商儒可也孺人大叫踴絕數四五日水漿不入口舅始扶服而呼曰如此則從夫以死吾兩老人已矣如六歲之孤何孺人乃始強起一溢粥亂頭毀服柴骨垢面不欲自比於人苦窳柩下者三年不肉食者五年曰吾爲

兩尊人若孤不能從下者地下又不獲如男子  
廬墓間萬有一焉以此報耳家益多難前後責  
負者踵至或曰人往矣何債爲孺人嘆曰以下  
人之名舉債死而負之雖發不忍爲也遺產債  
之盡而直戊巳歲祲人大饑日夜苾蒲作苦以  
食兩老人與其孤孺人日晚一粥而已姑死殯  
虞除皆有禮四方來觀者忘其姑之無子也已

而鼻病卧且踰年凡所以治之不已惶懼甚乃  
夜焚香祝天願以新婦代老人窵若有人提之  
者而遂以起而時孤兒亦以長矣宗老勸令孺  
子商可以紓急孺人固不許曰非亡人命也口  
授孺子書夜分以續視其讀而又時時以其間  
問老人臥起卽喘息呼吸未嘗不知也老人嘗  
一夕三遺矢昏瘠仆地孺人方寐心動披衣起

走視則有石觸其首欲絕矣孺人急掖之起而  
熅沃之以甦又一夕老人左手傷卽且重猝猝  
不能聲孺人復爲心動迨起視而老人乃始搏  
床稜大叫矣疾爲撫摩者久之顛逾甚孺人自  
爲吮其血而後已蓋九十有五竟以天年終微  
孺人不及此而其受子婦之養也乃夏內恕慈  
惜若惟恐傷其意者至其教子以儒也孺人寧

不自食必以食子不自衣必以衣子饋其師百里外未嘗一日乏焉乃孺子亦復蚤慧爲文字輒有奇中臨盱而居家雖陋敝纓履常滿戶孺人輒爲治具或倉卒不卽辨孺子皇遽謝客而孺人常示以留坐不聞燔滌之聲而筐壘已出矣無不精整者乃至極晝夜談辯淹發歡飲無匱若不知孺子之貧也然孺子卒以此所聞采



日多名日益起爲諸生數年而舉于鄉三年而  
成進士幸哉有子如是乎而孺人故以窮鞠多  
素食甚寒不御繒絮孺子在遠常清齋而事神  
明晚乃病滯下不已聞喜二十六日而終年止  
六十一天之報施孺人殊未有稱也然而以烈  
報其夫子地下以孝終其姑若舅于堂以慈訓  
登其子于朝伉儷之儀替而六日耳而所爲憂

苦建立如是吾石池之有女若孺人也雖奇節  
**論**大夫亦何可以易乎予聞父老言感惻驚異  
歛歟移時而不能已也夫烈而孝且慈以極苦  
存其亡而與其絕三者圖史所不克兼郡國宜  
采其高行以上能文章者宜爲之識以傳以爲  
不幸而代人有終邁閔者法已而聞進士君伏  
闕下自陳得報可而行省大吏亦交章以旌異

爲請且下矣無何而進士君奔赴且暮孺子哭  
踊躄無筭禫而後見子子肅而問曰太夫人何  
以穀子而成也則作而對曰吾母之教也以躬  
雖老立乎閭中至戚卑幼未嘗闖門而與語魚  
菜之祭必夙必虔授受必以筐喜愠有度不妄  
取於人施必以報凡此內則之槩也某嘗試于  
鄉不利而悲吾母慰示曰丈夫子患名之短而

慮貧之長乎前借計極不欲行母命不可踰而  
別曰母何以教兒母撫而泣曰子行矣汝母無  
遺行以辱子子亦無遺行以自辱予聞而喟焉  
止之曰至矣母言如是爲之子者不亦難乎行  
易以遺也名亦易以辱也豈惟丘君凡爲人父  
母爲人婦若子者皆將流涕於斯言

玉茗堂全集卷之十四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解

陰符經解

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  
然而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生爲恩殺爲害害爲  
賊五賊在人九竅中日日有損愚人日光外惑

文

十五卷

一

不能觀見若能觀而見之則當數倍用師禽執  
此賊雖使五賊施行於天吾以攝之於心運之  
於掌所以觀而執之天機也天機者天性也天  
性者人心也心爲機本機在於發天機發在斗  
斗者天之目也受天機幹天行陰爲機者死陽  
爲機者生地機發在雷則龍蛇氣流龍蛇者地  
之氣也天地殺機卽其生機天地交合宇宙不

散人在其中因能見此五賊發而制之靜則潛  
於恩門動則轉於害機精氣違來起於命蒂推  
反陰陽交割天地所謂宇宙在手萬化在身可  
以定基可以定人天機定也夫內使天機者外  
事不可入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伏藏爲機伏藏  
爲巧盜洩吾機常在九竅伏藏爲真流露爲邪  
能知三要則可動靜三要者三盜也三盜者五

文

十五卷

二

賊也木中有火火出則木死國中有奸身中有  
邪知而煉之火爲我用賊爲我禽謂之聖人聖  
人何知知天之道生以殺之天道自然也故天  
地以五賊盜萬物萬物以五賊盜人人以五賊  
盜萬物一氣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萬  
物所謂三要也三要相盜出入九竅人大形能  
食味神能食氣也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



萬物以時則養不屈人心機也動天地萬物以  
機則動不危故曰知三要者可以動靜似乎不  
神而有所以神何也所謂食之時不出日月之  
時動之機不離萬物小大之機日月在於數中  
小大定於象中律而倪之歷而步之非有神奇  
也然而食之理骸動之他安聖由此功神由此  
明則不神而神聖人以此盜天地萬物而不爲

文

天地萬物盜矣謂之盜機也人莫能見見之者  
昌人莫能知知而修之謂之聖人君子竊其微  
效以資性小人窺弄其機以輕命君子何以固  
躬流露其身則身非固器矣故聾者精絕於耳  
則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瞽者神絕於目則  
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九竅之巧第絕其一  
原視聽功力已自十倍矧倒握天機三反晝夜

動靜其中三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會賊  
之師固當萬倍矣此中生死全係於心心以物  
生則神不居妙心於物死則精可合明生死機  
關全在目精也夫目在九竅中最爲巧利盜之  
所影邪之所禪絕利藏巧宜自目先反精自照  
五賊可見因而制之聖功在根神明此還也若  
不轉自機關必在情中生死是故天性之人迅

風烈雷大發殺機以開生氣百骸萬化鼓動欣  
然所謂害氣生恩美哉樂哉樂則似其性中有  
餘巧絕物死至靜也靜則似其性廉夫至靜之  
性乃天性也天道害而生恩公而成私故迅風  
烈雷者天氣之機也五賊無時會之在氣機蓋  
目者人之星宿也特轉易之關故曰機在目氣  
龍蛇也存伏藏之用故曰制在氣明於

二在者可以三反可以反覆天地矣五賊成禽  
此真宇宙在手矣故夫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  
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言之害者恩之乃爲反  
覆天地聖功也人知神之爲神故以天文星宿  
地理蛇龍之類爲聖我知不神之所以神故以  
時文物理爲指日月有數時之文也小大有定  
物之理也食其時動其機知之哲也是故藏巧

文

絕利不可以愚虞目機氣制不可以奇期有愚  
與奇不名自然道不自然有害無恩沈水入火  
非愚則奇也夫水火五賊之交也制之不以自  
然小人得之輕命矣夫禽制之法豈有奇哉自  
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死靜則生自然而靜  
者浸也浸而生者推也浸以推浸以移因浸以  
勝陰陽之制自然也知之者聖人因而制在氣

靜相生也。浸相勝也不使其心不作其機密而  
用之潛而遷之至靜之行非有律曆也。靜中若  
動奇器生焉。奇者獨露之機。器者運功之象。是  
生八卦甲子循環律曆陰陽之用。皆三十六矣。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五賊生死其中。三反上下  
其際其盜機也。甚伏藏也。甚日以勝相生以生  
相勝。不會而會。無制而制。萬象之先自然之內。

也昭昭乎其以時物文理哲乎故曰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故不知  
浸以自然則不能行八卦甲子不能行八卦甲  
子則不知三反晝夜不知三反晝夜則不能天  
地反覆然則雖見五賊不得禽之爲用不爲用  
則奸生而禍克矣夫惟聖人昭昭乎見而制之  
故有昌無亡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疏

論輔臣科臣疏

奏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  
伏乞 聖明特加戒諭罷斥以新時政以承天  
戒事臣於閏三月二十五日接得邸報見吏部

文

十六卷

一

接出 聖諭六科十三道邇來風尚賄囑專向  
趨附內之效外外之借內甚無公直好生欺蔽  
且前者天垂星示羣奸不道汝等職司言責何  
無一喙之忠以免辱曠之罪汝等於常時每每  
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  
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  
惡且汝等豈不聞宮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

每每以搜揚君惡沽名速遷爲汝等之職受何  
之爵食何之祿至於長奸釀亂而苟觀避禍無  
斥奸去逆之忠職任何在本都該拿問重治姑  
且從輕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大哉王言  
正君臣之義誅邪佞之心嚴矣粲矣南都諸臣  
捧讀之餘不知所以有云此必言官以星變責  
難 皇上致有此論臣竊意 皇上前大理評

事雖于仁等狂愚直言猶賜矜恕又前伏讀兩  
次 聖諭一則引咎在躬一則因星警逐去左  
右蠱惑擅作威福之人則言官卽有過言必見  
濫納何至合科道盡行切責罰俸是惟 聖明  
居高洞遠灼見六科十三道中必有賄囑趨附  
長奸釀亂倍負 上恩之處夫臣之責難 皇  
上既不難於聽宥而 聖諭嚴切臣子亦宜各

以常憲官師相規臣今日敢竊附斯義也夫臣  
子本心自有衷赤權利蒙之其心並黑非必六  
科十三道盡然特一二都給事等有勞利小人  
相與顛倒煽美其間耳記曰人父坐而君食之  
其恩一也故子之兄弟相引而欺其父皆爲不  
孝臣之大小相引而欺其君皆爲不忠然豈今  
之科道諸臣都不知此義哉 皇上威福之柄

潛爲輔臣申時行所移故言官向背之情爲時  
行所得耳夫人臣自非天性公直要取富貴而  
已富貴者明王所以誘天下公直權奸所以誘  
天下私邪皆此具也使公直者不失富貴誰當  
私邪私邪者不得富貴誰非公直今日不然也  
臣不敢汎舉非言官而言事者皆以失輔臣意  
得罪卽以臣所知言官論之首發科場欺蔽者

非御史丁此呂乎此知 上恩效一喙之忠者  
也時行知將論其子也教吏部尚書楊勳覆而  
去之惟恐其再入都矣終言邊鎮欺蔽者非御  
史萬國欽乎此亦知 上恩效一喙之忠者也  
時行不能辨其贓也諷大學士許國擬而竄之  
猶恨其不極邊矣二臣謫外其他言官雖未敢  
顯請時行而或涉其旁事及其私人則有年無

及不時補外二法以牽聳衆言官使其迴心歛  
氣而時行得以滔然無臺諫之虞矣惟近日南  
京御史李用中奏正其子冒籍之法而時行故  
以一請塞責旋行祈請欲得 皇上一語不礙  
其子進取無乃要君甚乎至於考滿與奏奇捷  
同日正用前輔臣張居正故智其奏捷疏中有  
牛馬羊不計其數南中諸臣皆笑曰此經畧公



賀儀也明日 獎敕中必用此事已而 獎敕  
果有元輔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劄之晨數語矣  
然臣按其日月則元輔宴功之晨正星象示儆  
之夕也時行能欺蔽 皇上獨能欺蔽天象乎  
而言官噤無言之者正以丁此呂萬國欽爲戒  
恐失富貴也夫知感 主恩爲 皇上斥奸正  
法者反得貶竄雖 皇上恩力不能庇之故今

文

科道中無義之臣遂謂 皇上不能恩人并不  
知所受是 皇上爵祿矣至於言官中賄囑附  
勢盛作不忠之事躡竊富貴者徃徃而是年陞  
閔陞以爲例固然矣故此輩不知上恩專感輔  
臣其所得爵祿若輔臣與之者雖他日有敗今  
日固已富貴矣臣亦不暇遠舉卽如今日吏禮  
二科都給事此二臣者豈不重爲天下僂笑哉

夫史科都給事中楊文舉者非奉詔經理荒

政者乎文舉所過輒受大小官吏公私之金無  
算夫所過督撫司道郡縣取之足矣所未經過  
郡縣亦風厲而取之郡縣官取之足矣所住驛  
遞及所用給散錢糧庶官亦戲笑而取之聞有  
吳吏檢其歸裝中金花綵幣琖盤等物約可八  
千餘金折乾等禮約可六千餘金古玩器直可

文

十六卷 六

二千餘金而又騎從千人賞犒無節所過雞犬一空迨至杭州酣酒無度朝夕西湖上其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理荒政是何職名也夫前所賄賂宴費數萬餘金者豈諸臣取諸其家蓄而與之哉正是刻掠飢民之膏餘攢那賑帑之派數以相支持過送買其無唇舌耳已而廣賣薦舉多寡相稱每薦可五十金不知約得幾千金至

於暮夜爲人鬻獄如減凌玄應軍之類又不知  
幾千金夫三輔臣皆家蘇徽二郡文舉之貪已  
蘇徽二郡人士皆能言之輔臣獨不知耶夫已  
復命而吏部紀錄居然首諫垣矣乃知文舉之  
貪有所用之也輔臣亦非不知之也而從長安  
來者曰此闕政府原有別待文舉再四從中曲  
處得之耳夫 皇上德意親發內帑金錢賑救

生靈之死而文舉乃敢貪賊宴樂擾害飢民買  
官自擅 皇上雖在深宮獨無一人言之乎然  
文舉雖玷首垣久無鳴吠人謂此逆取順守之  
計或以前人爲創也昨見邸報文舉醜顏奏禁  
諸臣言事矣夫大學士王錫爵因公一揚假建  
言納賄自劾正法此錫爵自起用以來第一盛  
舉也且其奏詞曰以壯夫義士剖肝決命之忠

而反資市井乞憐之計其詐而辱天下士大夫  
至此見矣莫不嘆美此言得大臣體而文舉乃  
尤引其意入於箝忌亦可謂不成人之美矣夫  
言事者但酌其便宜何如非必誅其心也鄭國  
浚渠於秦亦利申公竊室爲楚則忠私謀且然  
况在公憤言易爵有大臣之心必先召責文舉  
如他日書之史冊某年 聖旨禁人言事謂

皇上何如主錫爵等爲何如輔臣然文舉之才  
正辨此耳欲因星變爲  皇上斥貪欺明公直  
不可得也彼不知地上有歲荒安知天下有星  
變乎而戕然六科之長明年大計天下吏臣恐  
文舉家無地着金也至於禮科都給事胡汝寧  
除叅主事饒伸外一蝦蟆給事而已不知汝寧  
何以還故鄉也此二臣者正  聖諭所謂風尚



賄囑者何能爲 皇上發人之私正 聖諭所  
謂事向趨附者何能爲 皇上折人之勢然則  
輔臣欺蔽故習無時而撤矣此不治臣謂  
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祿者 皇上之雨露也今  
乃爲私門蔓桃李耳其寔公家之荆棘也 皇  
上之爵祿可惜一也若羣臣風靡皆知受輔臣  
恩不知受 皇上恩豈復有人品在其中乎

皇上之人才可惜二也輔臣不破法與人富貴  
不見爲恩 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經營  
天下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  
有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  
而有欲又以羣私人靡然壞之 皇上有爲  
之時可惜四也臣爲四可惜欽承 聖諭少效  
愚憂伏惟 皇上特諭時行急因星警痛加省

悔以功相補無致他日有負 恩眷輔臣國等  
堅正相規無取觀望以隳時政其楊文舉胡汝  
寧亟行罷斥選補素知名節者爲都給事以屈  
其餘而別諭都御史李世達等謹守憲令簡滌  
諸道御史務令在內言事在外宣風一意遠賄  
觸邪以回依阿迷冗之象如此豈惟星變永消  
臣且爲 陛下奏泰階之符也

玉茗堂全集